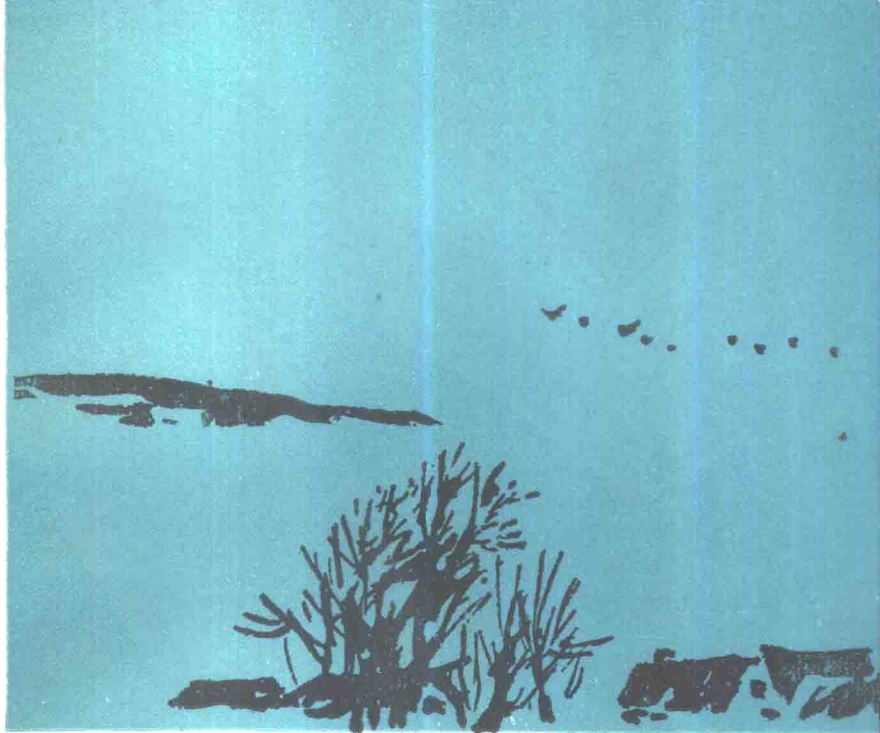


十月  
丛  
书



HE HUN

# 河 魂

矫 健



# 河 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丛书

河 魂

He Hun

矫 健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马池口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61,000字

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500

书号: 10326·102 定价: 1.35元

# 河 魂

---

天近黄昏时，河滩变得迷迷濛濛。夕阳的光芒弱下来，呈桔红色，暖暖的，叫人沉入往事的回忆。河床里一掬清水静静地流淌。是旱季，水两旁竟长起茂密的青草，宽阔的河滩便很象一片草场了。一个庄稼汉在河滩上挖满了一车沙，蹲在独轮车边抽旱烟。他的打满补丁的衣裳总象蒙着一层灰尘，脸上的皱纹是那样深，自然显出艰辛、忧愁的模样。夕阳的桔红色给他一种抚慰，这个人生旅行者便格外忧郁起来，两眼散漫地望着前方，烟袋擎到嘴边却又让它慢慢地熄灭。河滩上零零落落地生长着几棵柳树，很古老，树身奇怪地曲扭着，做出种种姿

态。有微风吹过，倒挂的柳枝摇摇摆摆，仿佛一个老人庄重地摇着头。风止，老人又象陷入无边际的沉思冥想。庄稼汉身后，是一大片山岩石壁，陡峭得如从天上垂直而下，插入河床。桔红色的霞光在巨大的石面上慢慢涂抹，却泛出一层淡淡的紫色，于是整个石崖更显得庄严肃穆，沉沉地确定了河滩的氛围。

一只野兔从棉槐堆里惊起，倏地窜入河滩，又飞快地奔向下游。其速度如射箭，却还能看清那灰黄的身子一缩一弹地耸动……

在这样一个傍晚，我顺着河滩回故乡。郁积已久的乡思化为对这条河的热爱，我整颗心沉入河滩的油画般的风景里，体验着一种异样的惆怅。有许多往事时断时续地流动，全关连着这河，牵动肚肠，似乎一旦按捺不住就要扯出更深更广的回忆。我努力按捺着，只想着这河，故乡的河，母亲的河！

这条河原没有确定的名讳。我们村在河北边，故称它为南河。到河南岸的村庄走走，方知人家叫它北河。走的地方多了，又知道它的许多名字：石河子、乳山河、柳叶河、小清河……最终，它便是一条无名河了。胶东有许多这种河流，属北方的季节河，只是格外秀美一些。平日，水深不过一米，河底全是白沙、鹅卵石，水清冽至极，游鱼、水草、沙石一目了然。夏秋山洪暴发，这河倏地变得雄浑汹涌，泥水浩荡恣肆，轰轰地吼叫着为自身开路，一边吞噬两岸土地，一边膨胀自己的身躯，最后俨然成为一条

黄水滔滔的大河了。洪水退去，便留下广宽的河滩，河本身却只占一线地盘，温温柔柔，清清秀秀，羞答答地在河里躲闪回绕，好象一个小家碧玉型的处女。

河里无甚大鱼，尽是拇指宽、半尺长的小银鱼。庄稼人闲时用一种奇特的方法捕鱼——赶鱼。

我曾跟我二爷来赶鱼。清晨，我们下水去，用大小鹅卵石垒起一道小堤，河水刚好漫到堤面，从石缝里哗哗流走，鱼却过不去了。在堤中间，开出一个流，呈斗状，流口安上柳条编的鱼篓，俗称须笼，又用大的石块将它压牢。我们退到岸上，往上游走去。

二爷腿瘸，但操着一柄铁锨，神情严肃，又很象个老英雄了。河面上腾起丝丝缕缕的水汽，织成薄薄的白雾在河滩柳林里飘荡，四下极静谧。走出里许地，二爷将锨插入沙中，脱下黑夹袄往我怀中一扔，便开始赶鱼。他铲起一锨沙，在手中掂掂，一扬胳膊，“唰”，沙石从锨上飞起，在空中拉出一条弧线，均匀地落在水里。这便如在河里抽了一鞭，鱼儿急急地向下游游去。二爷急赶几步，又铲起一锨沙，扬入河中，再往前赶……

这是十分有趣的场面，人在岸上，鱼在水中，一场追赶角逐，双方无不紧张。二爷精神抖擞，忙而不乱，扬出的沙石如计算过，落在河中无一空漏。我跟在老人后面蹦蹦跳跳呐喊，兴奋得如一条撒欢的小狗。有时忘情跑到二爷的前头，便挨一声呵责：“畜生，我用锨砸断你腿！”我便惶惶地站住——往前跑，鱼看见人影就要调转头，朝上游逃

跑，这便前功尽弃了。挨骂之后，我呆立在原地，看二爷赶着鱼儿远去，那矫健敏捷的身影在雾中闪闪晃晃，更增添一种特别的神采……

结局很简单，鱼群窜入斗状流口，大半进了须笼。有些机灵的家伙觉出前途不妙，就调转头跑，二爷跳入流里用铁锨急急地铲，铲中的翻起了白肚皮，幸免的又起身而逃，虽知没出路也无奈何了——这场扫尾战斗最精彩、最紧张，是白刃战！我也有了事做：将翻起肚皮的伤死者捞起，纳入我个人的战利品。

太阳出来了，白雾散去了。我们提着须笼上岸，身上早已湿透。鸟儿在树林里欢叫，短促而密集，无法辨出种类。远处的深山里，有一只布谷鸟在独唱：“布——谷！布谷——”其声音悠扬空灵。听着，一颗心便摇荡起来。河滩上的草叶皆挂着露珠，在霞光辉映下变幻出许多光彩来，叫人恍恍惚惚地觉不出世界的真实。河水哗哗流淌，时时翻起雪一般白的水花——一场捕捞并没使它损失什么，反激起了更加蓬勃的生命力，催促它急急地奔向遥远的大海，奔向永恒的未来……

其时，二爷爱坐在石头上抽烟，我爱嚼一节草根想入非非。赶鱼的兴奋尚未消退，又得到了这宁静，二爷便要说话了。他似乎知道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故事，又很难分出什么是历史，什么是传说，统统用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讲述，因此他的故事便有了一种特别的神韵。他常常讲起河魂。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，是我们村的老支书，但

他却在心底里相信魂灵之说。我觉得好笑，又十分爱听。他那低沉的嗡嗡的声音，使面前这条河流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，更加迷人了。

“有河魂的，由不得你不信！”二爷讲完故事，总要很认真地叮一句。

这时候，上游的柳林里忽然溜溜达达地走出一匹老马，全身枣红色，精灵般地朝我们走来。它站在我面前，久久地盯住我，似乎要证明河魂是有的，并且此时正附在它身上。我有些狼狈了——它来得正是时候。二爷却变得温柔起来，老手在马头、马鬃、马背上直摸，口里嗫嗫嚅嚅地管枣红马叫“老伴”。他会炫耀地把须笼擎到老马眼前，抖动里面的鱼，甚至将笼口塞到马嘴下，似乎只要它肯赏光，这鱼全会给它吃的。枣红马则把脑袋慢慢扭到一边，漫不经心地打个响鼻，径自往村里走。走几步，还要扭头看看我们，眼神里流露出温和的责备，仿佛在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该回家吃饭了——天什么时候啦？”于是，我们跟着老马走，离开了河流、树林、草滩……

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，南下到繁华的大城市，远远地离开了故乡。我在城市里出生，赶上插队落户的潮流，又回到了故乡。我对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，事事都有一种新鲜感，所以河流、风光、鱼儿、马儿都格外深刻地印入脑海。当了一阵子农民，又招工出去，再不曾回来，然而常记起故乡，常记起这条河流。如今，我又顺着南河走，过去的画面便鲜活起来，很想唱几声歌谣，流一阵眼泪。



太阳已沉落下去，鲜艳的桔红色渐渐消退，变成一种青白含混的光亮。河边的景物模糊起来，山岩石壁却有了几分狰狞，格外显眼了。河滩上雾很重，伴随着夜色在四下游荡，或掩或显，把一切弄得神秘莫测。远处，不知什么水鸟在叫，“咦——哈哈！”“咦——哈哈！”酷似人声，更渲染出黑夜的河滩上那种虚玄恐怖的气氛。河水兀自地流，流，弄出些细碎的声音，又象许多人窃窃私语，仿佛在谈论同一桩秘密，却不叫人听懂。

我在这种气氛的暗示下想起了河魂。关于河魂，没有一个完整的传说，乡亲们只是列举出这条河的种种怪事，以证明河魂的存在。二爷说，他的父辈亲眼看见黄鼠狼在河滩上过军队，四只一行，排得整整齐齐，姿态威武，神采飞扬，见者无不敬畏；又说，河上游有个水湾，名叫凌湾，无底的深，一只老鳖在湾里不停地挖，一直挖到十八层地狱去。有一年老鳖浮出水面，显了真相，人们老远看见，光那鳖盖就如碾盘大小。那河魂似乎是喜怒无常的。据说某年整条河有了仙气，瞎子捧水洗眼眼亮，长癞疮的沾水痊愈，叫天下神医惭愧；但第二年河水暴涨，席卷两岸村庄田野，达十余里。于是又贯穿了许多善恶报应的故事，更突出河魂的爱憎，它便有了活灵活现的性格，如真人一般……

河流绕了一个弯，河床更加开阔起来。我加快了步伐，前面不远就到村庄了。天已全黑，东边冒出暗红色的月亮，无光无彩，叫人看了吃惊。这里的河滩尽是鹅卵

石，白花花的一片，脚下踩出“咯咯”的声响。这样的石滩却长着很好的柳树，一棵挨一棵，竟长到河里去了。树身扭曲得更加厉害，好象一次次与洪水搏斗留下的痕迹。根部长着青苔，河水就在其间流过。从远处看去，那活脱脱是几个人，做出各种身形来：有的在河中洗浴，有的在河滩伸腰，有的伫立着沉思冥想……

忽然，我看见一个野姑娘，披散着头发，坐在柳树上歌唱。我紧赶几步追去，她却跳入河中，格格笑着向下游遁去……我茫然地站在河旁，如痴如梦，久久不能离去。

她就是河魂么？

我离开南河，顺一条田间小路向村里走去。村里有星星点点的灯火，有人声、狗咬，还有一股亲切的烟火味。可我还惦念着那条河，好象把一颗心丢在河滩旷野里，丢在那种美妙而神秘的气氛中了……

## 二

我先去牛旺家。

牛旺是我最要好的伙计。我们是怎么交往上的？对了，是那次耕春苞米地时摔跤。他长得壮，却腼腼腆腆的，经不住伙伴们鼓劲，朝我走来。我们城里人都学过点摔跤，我自然不怕他。可他一动手，全不按摔跤规则干，上来就用双手抱住我的脖子，脑袋猛顶我的下颏。我痛得头晕眼花，连退几步，倒了。这是打架吗？我愤慨了！他却憨笑着解释：“俺山里人都兴这土办法，叫‘套老驴夹

板’……”去你娘的老驴夹板！我一拳捣在他眼窝上……我在大家愤怒的目光下离去，他们当然不懂得正义在我的一边。可是，到了晚上，我的房门一响，他来了。“不打不成交，从今儿起咱们就是伙计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揉着青肿的眼窝……

我不由得笑了。回想起来，牛旺最早让我领略到胶东人的忠厚豪爽的性格。

牛旺家在村后头，门前长着一棵老杨树，总有喜鹊在枯裂的枝干上筑窝。我吃惊地看着树下的房子。还是那三间房，草顶，山墙裂了大缝，歪歪扭扭地象要倒……这几年农村变化大，我进村只看见红瓦白墙的新房子，牛旺家的房子却怎么还是这般模样？

屋里没点灯，牛旺的老娘自己在家，她是瞎子。她颤颤巍巍地伸过一只手，将我摸了又摸。她告诉我，牛旺修坝去了，还没回来。村里人修坝修了好久，总也修不起来。南河老是发洪水，所以一定要修坝……

修坝！我的心一颤，随即沉了下去。

我问：“牛旺好吗？”

“牛旺不会说话了，这孩子完了……整天整天，一句话也不说……孩子完了……”

老人哭起来，干枯的手不住地抖，浑浊的眼泪啪啪地落在手背上。她力图解释这个家庭的悲剧，但她唔唔噜噜的，什么也讲不清……

她似乎说：“为了彩彩……”

我走到院子里，点燃一支香烟。我隐约地懂得：不全是为了彩彩。但究竟为什么？我讲不清。我抬头望望老杨树，枝杈太乱，树叶太密，树梢太高……我晕眩了。

当我收回目光时，猛地看见了牛旺。他站在院子门口，一只手扶住门框，身子朝手那边倾斜。他的铁塔般的身躯太重了，一只手似乎支撑不住，于是，肩头也顶在门框上，整个姿势透露出一种沉重感。我十分激动，向前跑了两步，叫道：“牛旺……”

牛旺看着我，久久地看着我。月亮已升到中空，洁白光亮不似初升时那般模样，使得我看清了牛旺的脸。他老了，额上的皱纹很粗很深，黑黑的胡茬子叫我想起了他往日的倔犟。他的带点棕色的瞳孔射出热烈的光芒，可是，他的眼白十分暗淡，象舞台的天幕，象油画的底色，构成一个沉重的背景。渐渐地，瞳孔里热烈的光芒也暗淡下去，溶入了背景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声音很粗重，一声不响地拎起我放在树下的旅行包，走进屋去。

他终于没说话，对我也不说。

屋里一团漆黑。我在灯窝里摸到油灯，一摇，空的，手上却沾了厚厚的一层灰。我明白了：他们家许久不点灯了。老娘是瞎子，不需要亮光；牛旺呢？他似乎愿意变成瞎子，避开亮光。

我走进里屋，见他平躺在炕上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怔怔地望着窗外的月亮。清淡的月光洒满了炕，他的宽阔的脸膛罩着一层光晕，呈青铜色，看上去象传说中受伤的勇

士。我上了炕，在他身边默默地躺下。我似乎被他的情绪感染了，不愿说话，也不会说话，只想那么静静地躺着。

不远处有群姑娘在玩耍，其中一个唱起吕剧来，其他人跟着哼哼。阵阵晚风吹过，把她们的歌声送进草屋。她们唱得很缠绵，唱一句词，就用鼻音“嗯嗯”许久，那韵味真足：

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，  
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……

我很熟悉《李二嫂改嫁》的这段唱词。袅袅的余音在梁头缭绕，又钻进我的心里，搅呵搅呵，搅得深藏在心底的往事浮动起来，化为热泪浸湿了我的眼眶。朦胧中，我又看见了那野姑娘，她没坐在柳树上唱歌，也没往河里跳，却挑着一担水，腰肢扭动着朝我走来……

她是彩彩，我二爷的大孙女。我们是叔伯兄妹，但在我回乡插队前从未见过面。我插队后，很长时间也没和她说话。第一次说话是在井边。

“喃瞳真的有座楼二十四层高吗？”她拄着扁担问我。

“啥叫喃瞳？”我反问她。

她笑了，蹲下来，用树枝在地下写了个“您”字。我方才明白，家乡话把“您”读成“喃”，意思是“你们的”。瞳，即村子。我大笑，叫道：“我家在上海！”

“那也是瞳，再大也是瞳！”她执拗地说，“那座楼有

没有马石山高？”

我学着家乡话道：“嗯哪。”

她瞟了我一眼，吃吃地笑了。她挑起水桶走时，就唱“李二嫂……”那段吕剧。走出好远，我还听见她那“嗯嗯”的鼻音。

我很快了解了她。她老爱跟男孩子们玩，毫不避嫌。年龄大一些的、听过老古书的人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彩彩还小，长大定是个狐狸精，眼睛一瞟，就会把男人的魂勾走……”她妈似乎也相信这一说，对她看得很紧，天一黑，就村前村后地喊：“彩彩——彩彩——”这喊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我下乡后盖了四间房，伙伴们都爱上我屋里来玩。赶上时代的风潮，我们组织了政治夜校，就在我的房子里办。牛旺是首领，每天晚上领大家背“老三篇”。大姑娘、小伙子挤在一起，你推我搡，吃吃地笑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牛旺老发火，粗声大气地吼：“吵吵吵，吵什么吵！背《为人民服务》！”

《为人民服务》毕竟不容易背，记住后头忘了前边。几个聪明人出点子：不是有语录歌吗？干脆唱吧！牛旺一听有理，挥着粗壮的胳膊唱着：

我们的共产党

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

是革命的队伍

.....

作曲的人真有本事，竟能把文章编成歌唱，多长的一段文字截成行行，俨然也成了优秀的歌词。我们唱得高兴极了，一边唱一边拍手跺脚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但《为人民服务》没有全编成歌，很令人遗憾。好在我们村里有个小磕巴，一遇急事说不出话，就把事情编成歌唱，久而久之练成一套编歌的本领，并不比出名的作曲家差。他把《为人民服务》全编成了歌，用的是《锯大缸》曲调，很有胶东风味。好家伙，我们一口气要唱半个钟头！

青春是一种活力，要运动，要发泄。我们在那个时代，只有这样一个途径表现热情。

夜深了，人们散去了，彩彩总要留下来帮我收拾屋子。有一天，她忽闪着大眼睛问我：“明天要过六月六了，你吃什么？”

“六月六怎么了？还是什么了不起的节日吗？”

她抿嘴笑了：“六月六你也不知道吗？那是山里的小兔过生日，家家都要蒸兔羔子吃！”

我更诧异了：“山兔子还过生日？活生生的兔羔子就蒸着吃？”

彩彩笑弯了腰。笑够了，她才告诉我：兔羔子是面粉做的，其实就是饅饅。我央她帮我做，她答应了。从家里拿了面引子、小赤豆、苞米叶来。她手脚麻利地发上面，放在炕头等面开。

夜深了，彩彩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，头往前一冲一冲，样子怪可笑的。我摇摇她，叫她上院子里清凉清凉。她一出门就瞅上了不远处的两棵杏树，要我给她摘杏子吃。我答应了她，上树摘了一衣袋青杏。下树时太急，撕破了衣袋，青杏哗哗地滚落到地上。

彩彩一边笑我，一边拣青杏，拣到就往嘴里塞。那一定是很酸的，她牙缝里嘶嘶地吸着气。我站在旁边看，口水直涌，不由也嘶嘶地吸气。她却恼了，把杏子往地下一摔，嚷道：“干吗学人样？笑话我吗？”

我们进屋去。面开了。彩彩动手做兔羔子。她那双小手多灵巧，面团在她手里搓搓揉揉，很快变成一只又一只的小兔。小兔的姿势都不一样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趴着，还有的把爪子伸得老长……最后，她把赤豆按在兔子的两颊，当眼睛。顿时，小兔羔子们活了，似乎要从面板上跳下来！

彩彩做小兔羔子时，老是轻声地哼唱那段吕剧：“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，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……”那调儿缠缠绵绵的，说不上是啥滋味儿。

但我却受不了调子里的悲哀，感到压抑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为啥老唱这一段呢？明明高兴，也唱得人想掉泪。”

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好听。”

我们沉默了好长一阵子。彩彩忽然停住手，望着我，说道：“我把心里的事儿告诉你，你不会对牛旺讲吧？”

我肯定地点点头。



“我想找婆家。”她沉吟地说，“可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婆家好。我真想过过好日子，娘说，过好日子就得找好婆家。可是，好婆家那么多那么多……”

我十分惊愕地听着她的话。

“牛旺的娘眼瞎，可是心眼儿最好，准会疼我；马六家粮食多，嫁过去吃穿不愁；你吧，家在上海，瞳大，楼都有二十四层高，就是太远……再说咱是叔伯亲，不是表亲……”

她这样从容，这样诚恳地述说“理想婆家”，并把我家也列了进去，使我大为狼狈。人家姑娘都愁找不到好婆家，彩彩却愁婆家太多，不知嫁给谁好。同时，她眼睛里发出很亮的光彩，陷入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“彩彩——彩彩——”远处传来彩彩娘的呼喊，声音尖厉，拖得很长很长，叫一声，便在沉沉的夜空中回旋许久。

彩彩迅速起身。她指着兔羔子说：“要是到山里摘些山百合花，把它们染成黄色，就更俊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她就匆匆地离去。

第二天，牛旺铁板着脸来找我，高声宣布：“彩彩是我的！”接着，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了，说他早就和彩彩好，从小就好，说我心术不正，要拆散他和彩彩……最后，他脸变成青色，手指戳着我鼻尖，下结论般地说：“我和彩彩是大春和喜儿，你就是黄世仁！”

我骂道：“混蛋！我们是叔伯兄妹……”